



養和杏林手記

2017年12月15日

《視病猶親 醫院外的守護者》



| 撰文：邱碧瑞姑娘

養和醫院社康護士主任

文章刊於 2017 年 12 月 15 日《信報財經新聞》健康生活版《杏林手記》專欄

常有人問我為何當護士呢？我的答案雖然簡單但也是事實——我是受了南丁格爾無私的奉獻及家人患病去世的經歷影響，驅使我長大後要成為一個稱職的護士。別人心目中，護士的工作是辛苦又厭惡、薪高糧準，還是一份樹大好遮蔭的職業呢？

我想，辛苦及薪高糧準，是也；樹大好遮蔭，是也；厭惡嗎？我不在乎。入行的第一天已經知道要照顧病人，除了要照顧他們的健康外，他們日常的清潔衛生、飲食和處理排泄物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一部分，何況患病中最需要有人遞上這杯「救命的涼水」，這又何來厭惡呢？有時見到病人受病魔的煎熬，就好像看見我親人臨終一樣，這時真希望用心地令他們得到最適切的關顧，盡自己的能力幫助他們減輕痛楚，令他們得到身心紓緩。

分享喜與憂

時間像沙漏中的幼沙悄悄地流逝，不經意間我在護理的崗位上已有 20 多年了，產科畢業後被調派到專科病房工作 6 年，讓我的護理生涯成長不少。在一個偶然的機遇下，我能參與社康護理的工作，並獻上人生的一個 10 年。在這多年的社康護理生涯中，看見社康護士如何進入病人的居住環境，了解他們的處境及內心。相比以往在病房的工作截然不同，社康護士在熟悉的醫療環境外工作，判斷要「快而準」，遇突發事情要懂得「執生」，做人要懂得「能屈能伸」並且不怕孤軍作戰，在「現場」為病人作出適切的護理。有人說社康護士這份工作實在危險又辛苦，好天曬落雨淋，攜着沉重的護理袋子來去匆匆，走進陌生的環境中作出整全護理，值得嗎？對我而言，每天面對不同的挑戰，有時候都會感到困倦，但看見我的病人能平安康復，說聲「謝謝你們的照顧」，甜蜜滿足的感覺使我能重新得力。

回顧這十多年的社康護士生涯，能接觸到來自不同家庭及文化背景的病人，由嬰孩至臨終病人，他們都有着不同的故事，而他們的求生意志也令人佩服，有些病人會極力保持自我照顧而不依靠他人，他們的毅力總是叫我尊敬。在這些不同的個案中，有些病人因對社區現有的資源認識不足而無法改善現有的生活，有些因為年老多病與家人的關係變得疏離，作為社康護士的我，不單是照顧病人的疾病，還需兼顧病人及家人的身、心、社、靈的需要及社會支援的狀況等，讓他們在社區層面上得到適時、適切、連貫及高質素的護理。透過護理這些個案，使我從中學習及實踐了全人護理，能明白他們及家人實際的需要，與他們一同經歷分享生命中的喜與憂及彼此建立互信良好的關係，實在是我的福氣。

調教與改變

一天傍晚，收到一個陌生的女士致電查詢是否認識劉伯伯，因他兩天前去世，這位親人在他的銀包上發現只保存了我的姓氏、電話，所以她特此致電通知我他過世的消息。76歲的劉伯是我半年前探訪的個案，他是獨居的鰥夫，女兒在大陸居住且甚少來往，有緊急事才可聯絡在港居住的姪女張小姐。劉伯患血壓高及心臟病多年，最近因為腳腫，活動時有氣促及血壓偏低情況，醫生轉介社康護士跟進其服藥及心臟情況。

記得第一次接觸劉伯時，他居住在細小的單人屋，斗室之中充滿雜物，難以活動，只可以提醒他家居安全及防跌的重要性。最初兩次家訪須坐在門口位置擺放護理物品，至後期可於室內打開桌子擺放護理物品，教導有關心臟復康及服藥知識，我相信他已作出很大改變。至於他為何血壓低及腳腫？經抽絲剝繭下才發現他誤將舊有的心臟藥當維他命丸服食，因習慣只識別藥物的顏色而沒有看藥物標籤，經過8次家訪，他的思想及飲食被調教後，身體狀況已回復正常，故我也須放手了。

劉伯的性格比較內斂，較少與人接觸，常說自己不懂說話，免得罪人，故沒與人交往，我的到訪令他說話多了。在最後一次探訪時，他還唱了一段大戲曲子給我聽，我鼓勵他可參與老人中心的活動，分享他的歌聲給其他老友記，他含羞地回答我說：「我只唱給你聽的。」這一幕幕的情景猶如昨天發生，我的鼻子酸一酸，強忍着淚水，只有向那位張小姐說聲多謝她的通知。

這麼多年來與我風雨同行的個案，有很多都能觸動我內心深處，筆墨實在難以盡述。有時候我會在回家的路途上問問自己：我還有什麼可為他們做得更完善呢？惟有在護理他們的時候，能有視病猶親的心情才能走得輕省。讓病人及家屬感受到那份「至真至誠之心」，讓自己確定真正能幫助病人的感覺，才能得到正向的回饋，在我心裏的滿足感是無可取代的。

| 撰文：邱碧瑞姑娘

養和醫院社康護士主任